

吴振录 邱恒聪 著

末代瑞林

星火燎原之前，井冈山麓发生了……



末 代 绿 林

吴振录 邱恒聪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6\frac{1}{8}$ ·插页6·字数346,000

1987年12月第1版·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100

ISBN 7—5033—0043—4/I·39

书号10137·207 定价3.30元（平）

3.50元（膜）

BT52151

目 次

第一章	县太爷狡断奸淫案 莽头领怒杀告示兵.....	(1)
第二章	马源坑秀妹含恨死 禾川镇文才遇知音.....	(21)
第三章	假民主谢区长弄巧成拙 真情义马刀队初显神威.....	(45)
第四章	识大义袁母殉身 订军规师爷立约.....	(67)
第五章	施奸计胡头领轻信来使 察阴谋袁师爷巧遇梅姣.....	(86)
第六章	喜相迎客露凶相 急立断独挽狂澜.....	(103)
第七章	谢梅姣险途送信 马刀队绝处逢生.....	(114)

第八章	双马石谢仁归阴 天军洞袁王结拜.....	(132)
第九章	寻双星南斗得友 走茨坪高山览胜.....	(152)
第十章	再上山醉酒议事堂 双勾结计陷绫罗帐.....	(177)
第十一章	追盟兄疑上加疑 劝胞弟途中闻变.....	(201)
第十二章	迫不及待李斋璫反水 钟情忘身王南斗被擒.....	(220)
第十三章	死别离恩爱夫妇泪相望 急驰救患难弟兄重欢聚.....	(240)
第十四章	劝招安龙刘游说山寨 探究竟师爷独闯新城.....	(263)
第十五章	马刀队众说纷纭 半冈山决计分兵.....	(284)
第十六章	入新城袁师爷招安 驻考棚保卫团成立.....	(308)

- 第十七章 说禾川翻天覆地
观新城风雨满楼..... (329)
- 第十八章 谢梅姣只身闯县衙
清乡局密谋攻考棚..... (350)
- 第十九章 设空营将计就计
陷武衙改地换天..... (365)
- 第二十章 烟滚滚张裴卿火并山寨
恨悠悠胡亚春刎颈归天..... (385)
- 第二十一章 总指挥双喜临门
王老庚醉闹婚宴..... (409)
- 第二十二章 新县长弄权有术
自卫军巧计退兵..... (432)
- 第二十三章 怡妹子火急求救
总指挥雨夜上山..... (456)
- 第二十四章 攻永新袁王合兵
迎反扑四县连阵..... (477)
- 第二十五章 禾川门以虚当实
茅坪垅严阵以待..... (494)

第一章

县太爷狡断奸淫案 莽头领怒杀告示兵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四年深秋，雾腾腾的山野。

一早起，灰濛濛如云似烟的雾气，从各道山谷、各条沟壑奔涌而出，升腾而起，浸没了路，吞没了山，淹没了林，充塞、占领了各个山坳。雾天雾地，万木漠然，千嶂暗淡。

不知太阳什么时候出山的，直到它升起老高，这雾才变薄，才转亮，象半透明的轻纱，透露出一座座莽莽苍苍的峰峦，如浪涌涛卷，如禽踪兽影，层层迭迭，挤挤插插，绵延无边。

渐渐地，纱幔拉开，雾升起来，聚成片片云朵，飘往山腰，悬上树梢。那一幢幢雄险峥嵘的山，峻峭秀美的山，飞瀑流泉的山，清晰起来了。在媚人的秋阳照耀下，郁郁葱葱杂染着各种色彩的树海林莽，现出横亘湘赣边的南中国山的特有面貌。

山下的一座古老小城，这时也开始喧闹了。

这古老破旧的小城，名叫新城。从山莽里奔流而出的郑溪，环城而过，就象为一个老姑娘戴上了一串银项链。这地原叫瓦岗，据说是元代农民起义，一把大火将距此十几里的

古城夷为废墟，才建城于此。现今是中华民国江西省庐陵道宁冈县公署所在地。

这天，正逢圩日。

通往城里的各条小路上，赶圩的老表、伢崽、婆婆、妹俚，担柴的，挑菜的，背山货的，卖鸡鸭鱼鹅和小猪崽的，携包挎篮，络绎不绝。

从棋山下来的那些赤脚老表中间，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后生子，走得格外急。大概冒雾赶了很长山路，那双布草鞋已踏得水湿漉漉，削瘦白净的脸上热汗腾腾，那件毛蓝色的学生褂，也汗湿得快贴到身上了。他不断超过那些担着山货负重累累的老表，过了郑溪小桥，直奔城里。

不宽的街上，圩市正是热闹时候。各家店铺商号都开了张，满街筒子，贩摊相接，干鲜山果、土货成堆。叫卖声，吆喝声，夹杂着乞丐的讨要声，几乎要把小城抬了起来。城门口不远，还围了一圈人，人圈中有一男一女在唱小鼓。

女的唱：“嘛咯尖尖尖上天？嘛咯尖尖摆两边？”

男的接唱：“笋芽尖尖尖上天，奶子尖尖摆两边。”

围观的人一片喝彩声。

然而，那后生对这一切却毫无心思，他在这圩市繁闹混杂的吵嚷中，穿过人丛，只是急着赶他的路。

十字街口，又围了一群人。那后生从人头缝里，往里瞧了一眼，见是一张新贴的告示。上面写着：

近有一伙土匪，自称“马刀队者”，常夜出作乱，抢掠豪绅，滋扰良民。政府限令剿拿，以息匪患。知马匪讯者，速告重赏；不告者以通匪论处。

切切此告。

县长沈清源

民国十三年十月

后生很快浏了一遍，撇撇嘴，也没再听围看人们的七嘴八舌议论，挤出来，拐向西，直奔县衙而去。

一座森严肃然的建筑出现时，圩市的声音好象骤然消弱了，人群也冷落了。县衙门口的石头狮子旁边，只有两个差役在同一个身穿绸褂，脸上长着一块黑痣的青年人说笑。

那后生走近门口时，他们停止了说笑，一齐把目光投向他。

后生没有睬他们，径直朝里走去。刚从他们旁边走过，听到一个人小声嚷道：

“呶，就是这小子！”

后生耳尖，警觉地回过头，他们又不说了。那个脸长黑痣的青年人冲他露出一一种挑战似的狞笑。

后生皱了皱眉头，才转回头，大步走向公堂。

几个打完官司的人从里面走出来，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看来他们对县太爷的裁决很是恼火。

等了片刻，里面传出喊声：

“传袁文才——”

那后生整了整衣服，步入县衙的大堂。

这幢宽敞但阴森的厅堂里，依然还是满清王朝时的摆设，当年“肃静”、“回避”的大牌子仍插在两边，“明镜高悬”的横扁悬挂在正中。只是县太爷宝座后面那幅红日云水图上，挂了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反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在长长的案桌后面，一副文明眼镜一闪，袁文才看清了

当今县长沈清源那张白胖和蔼的脸。

袁文才对沈清源不无好感。前几天，袁文才来递状纸时，是他亲自受理的。县衙门虽然森严吓人，但他却很通情达理。他听完袁文才的面陈，当即拍案大怒：“岂有此理，国法何在？公理何在？”由于状子牵涉到区长谢冠南，他答应亲自升堂公断。他不仅对袁文才极表同情，而且对状子上的一纸好字，赞不绝口，称袁文才为乡间奇才。

袁文才怀着一种幸遇的心情在大堂中间站定。沈清源摘下眼镜，将他上下打量一番，仍是那副温良之态。然后，又将眼镜戴上，开始了一本正经的审问：

“原告可是袁文才？”

“正是。”

“家住何地？”

“宁冈县茅坪区马源坑。”

“年庚几何？”

“二十一岁。”

“现今做何职业？”

“农夫。”

“嗯。”沈清源正了正眼镜，又问，“以前还干过什么？”

袁文才迟疑了一下，不晓得这位老爷为何还打破砂锅问到底，便道：“小民自幼读书，后考到永新禾川中学上学。因父病故，才中途辍学归乡务农。”

“这么说你也算乡中秀才罗，你告茅坪区长之子谢仁强奸你妻子，可否具实？”

“具实。他光天化日之下，仗势欺人，奸污民妇，横行乡里，实为国法所不容，乞望大人公断。”

“嗯！”沈清源又瞅了瞅状纸，抬起头，将惊堂木一拍，道：

“传谢仁——”

一个公差向外高声喊：

“传谢仁——”

无人应声。那公差急忙跑到雕着花草的石阶门口，叫：

“谢仁，谢二爷，快，传你呐！”

一个穿绸褂的青年人急步跑上公堂。

袁文才定睛一看，哦，原来是门口那个长黑痣的小子，他依稀悟出了一点什么。

“到，到。”谢仁喘着气，应着，“沈伯，不，沈县长大人，小的到！”

“呔！”沈清源又一拍惊堂木，正颜喝道，“被告谢仁是你么？”

“是，是。”谢仁站定。

“现有状子告你强奸民妇，败坏乡俗，可有此事？公堂之上，具实交代，不得隐瞒！”

“没得，没得。”谢仁摇动拨浪头，一副含冤受屈之态，他双手连连作揖，道，“沈县长大人，青天大老爷在上。僮俚家系豪门名绅，从小就学得礼义廉耻，岂敢在乡间乱来？说僮强奸，活见鬼唻，强奸谁啦？这是诬告！”

袁文才虽与这恶少同一乡邻，但由于外出读书，并不认识他，只晓得他练有一身武功，常出没县武衙，仗着区长老子的势力，在茅坪一带为非作歹，无人敢惹。今一照面，见他一身流气，在公堂之上，竟花言巧语，公然抵赖，气愤已极，便转身怒斥道：

“姓谢的，你莫猪鼻孔里插葱，装得倒象。我来问你，本月九日茅坪圩上，你向我妻子买了线么？”

“买线？嗯，是有个小娘子央求侄买线来。”

“你骗她到你家去拿现钱么？”

“她跟侄去过。”

“到了你家，你横生邪念，将她强行奸污，敢说没有！”

“嘿嘿！”谢仁露出一脸玩世不恭的淫笑，说：“嘛咯叫强行奸污呀？我说袁文才，你只晓其一，不晓其二。你娘子到得我家，往我床上一坐，就不愿走啦，弄得侄也无可奈何啊……这两厢情愿的事，怎搭得上强奸？”

“胡说！”袁文才气得两手发抖，“你猪八戒倒打一耙！”

“你……”

“你？！”

两人四眼相瞪，还要争执，沈清源“叭叭叭叭”敲响了惊堂木。

公堂上静下来。

“不要争了！”沈清源发话道，“被告谢仁，我来问你，你说不是强奸，是两厢情愿的男女私通，有何凭证？”

“有，有的。”谢仁转过身，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掏出个小包，双手递上，说：“这是那妇娘归走时赠与小人的信物，请大人明鉴。”

“信物——”袁文才吃了一惊，心想这小子在捣嘛咯鬼，不晓得那小包里是何物。

沈清源打开小包。

包中裹着一枚镂兰花的发卡。

沈清源将发卡拿起，凑到眼镜前打量。

天哪！妻子的发卡怎咯到了谢仁手里？袁文才家境贫寒，订婚时买不起银镯金簪，他特意请工匠做了枚镂有兰花的发卡，悄悄送给了情人。

“原告袁文才，你来看看，这物件可是你妻子的么？”沈清源问。

这兰花发卡他太熟悉了，袁文才拿在手里却象火针灸心，呆了一会儿，道：

“不，不，一定是他强奸我妻抢的，抢……”

“嘿嘿，”谢仁又两声奸笑，“是抢的，还是你那妇娘亲手送的，你最好回去问问她本人就晓得罗，哈哈。”

“她难道……不，不可能，秀妹子不是那种人，不是！”袁文才手握发卡一时语塞，愣在了公堂上。

谢仁一脸得意之色。

沈清源见袁文才无言以对，便转向谢仁，厉色道：

“被告谢仁，不管有无信物，你竟同有夫之妇乱来，实属无道，有伤风化，你难道还不知错吗？”

“啊，知，知错。”谢仁只好收敛笑态。

“茅坪乃我县模范之区，你作为区长之子，又在清乡局供职，理应做人表率，模范守法。本官念你初犯，以后加以改正，如若重犯，严惩不殆，听清了吗？”

“是，是，小的晓得，一定改正。”

袁文才这才晓得谢仁还在县府的清乡局任职，他好象又悟出了些什么。

“原告袁文才。”沈清源把状子拿起，脸色和缓了些说，“你的状子，语词飞扬，笔墨溢彩，看出你确系乡间文才。可是，这状子所陈罪状，却诸多不实。本县素喜文墨之人，

也不加追究。现在匪患迭起，民风欠佳，政府正加以整肃。你是读书之人，也是乡间贤才，以后对妻室要严加管教，免得再出伤风败俗之事。好了，退堂。”

“县长大人退堂——”差役们随后喊道。

这场官司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告终。

这貌似公允判决的个中奥秘，谁都清楚，袁文才一肚不满想要申辩，沈清源迈开八字步，晃着那文明眼镜，已走出去。谢仁也从一旁退出。

公堂上，只剩下袁文才一人，一手拿着状纸，一手握着发卡，呆立在那里。

大殿骤然变得更加空旷，阴森，寂然。从那挂着民国国旗的云水图后，从那“明镜高悬”的扁额上好象涌出一团团黑雾，直向他袭来，令他窒息，令他难以忍受。

他想喊，想叫，气愤地抖动着自己亲笔书写的那纸状子，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猛然将它撕了个粉碎，狠狠地掷向沈清源的坐椅。

袁文才昏昏沉沉，头胀脑裂，拖着两条沉重麻木的腿不由自主地迈出县衙的公堂。走至衙门口时，听到一阵“嘿嘿”“哈哈”的狂笑声。他不知这笑声发自那文明眼镜下，还是发自那黑痣的脸上，连同这门口的石头狮子、朱红大门都好象在一齐发笑。

一种被嘲弄、羞辱的破灭感袭击着他，他又瞅了瞅攥在手心里的兰花发卡，不知是怨恨妻子，还是怨恨自个……

袁文才原名叫袁选山，是井冈山下茅坪马源坑人得以骄傲的才子。

马源坑是个不到十户人家的贫穷的山冲小村。祖辈据说都是从广东东莞迁来的客家人。为何缘由迁到这里？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为了逃灾荒跑来的；有的说是明朝末年抗清名将袁崇焕被诬陷，株连九族，为避灭族之灾躲来的……不管怎么来的，反正到了民国时，已无人断文识字了。每岁年节贴春联，他们都是在红纸上画圈圈图吉利，遇上书契写约之事，得走十几里山路，花大钱请人。马源坑人贫穷受人欺，还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

民国初年，村里人决心让子孙们摆脱睁眼瞎的苦难，从外面请来一位教过私塾的老先生，集体筹资办了一个学堂。为此，还请了位高僧在学堂门口的大樟树下做了三天道场。

深山冲里的老表们虽没有“望子成龙”的奢望，却都憋足了劲一心供出个读书郎。这念头要数袁玉坤最心切。学堂开课那天，他把老生伢崽打扮得整整齐齐，领去拜师就学。那老先生一见此子眉清目秀，与众不同，绝非一些流着两筒鼻涕的伢崽所能相比，甚为高兴，但一问姓名，却皱起眉头，道：

“选山，选山，为何只晓选山？”

袁玉坤忙说：“俚俚山人，不识文墨，还是请先生代为换个文化名吧。”

老先生又把这伢崽打量一番，便挥毫运笔，在一张方纸上书上三个字：袁文才。

老先生果有眼力。袁文才不仅勤奋好学，也聪慧过人，其他伢崽被戒尺打得双手红肿也背不通的文章，他看上几遍就能背诵如流，从没挨过一次打。几年工夫，把老先生教的东西记了个滚瓜烂熟。他在老先生指导下，还练就了一手好

毛笔字，大小楷体，悬肘运笔，无不精通。他学得上心，老先生教得也来劲。民国九年，全省中学统考，他榜上列名，全茅坪区只他一人考中了永新的禾川中学。山垌里飞出金凤凰，袁文才成了马源坑有史以来第一个出外的读书郎。

啧啧！马源坑小，马源坑穷，可马源坑也出了秀才，全村人都为才伢子高兴。袁玉坤老倌更是乐不可支，老两口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东凑西借，一心一意供儿子念书。

禾川中学是全省的一所著名中学，永新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学士。袁文才从深山沟里来到这里，就象山林里的鹰雏飞到广阔的原野上，大开了眼界。他深知读书不易，越发勤奋好学，他的优异成绩常常令同窗赞赏。他的一手墨迹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几次毛笔字比赛获魁。他还喜爱诗词，尤其喜爱李白的诗，被同学们称为“李白迷”。李白的倜傥不羁，豪爽任侠，使他仰慕不已。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要学生谈自己的理想，袁文才在文章中模仿李白的风格写道：

尧舜之事不足惊，
自余噐噐直可轻，
巨鳌莫载三山去，
我欲蓬莱顶上行。

国文老师在他的诗旁用红笔圈了两遍，旁批一字：妙。

正当袁文才学业勃发之时，从家乡传来噩耗：他父亲上山采药，不小心摔伤，一病不起，归天去了。

袁文才回家料理父丧，方知父母为供自己念书，一直在咬着牙过，拼着命干，还欠下了茅坪财主谢冠南一大笔阎王

债。无论如何上不成学了。袁文才只好中途辍学，留在家中开始了山坳深处的田园生活。

憧憬象李白那样云游天下的幻想破灭了，陶渊明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倒给他带来了不少慰藉。那一手好字也派上了用场，乡邻们书写信札帖联，再也不发愁了，都把他做首领般敬重。更有新婚不久的娇妻秀妹子为伴，虽然负债累累，生活清贫，却也是“君子固穷，乐在其中”。

这秀妹子小袁文才两岁，长得端庄窈窕，瓜子俊脸上，一双楚楚动人的柳眉圆眼，衬上一条粗黑的辫子，是这一带山里难寻的俏妹俚。在这深山小坳，穷乡僻壤，他们俩的婚配，倒也称得上佳人配才子了。

秀妹子长得俊美，也勤劳贤慧。晓得敬婆婆，疼丈夫。袁文才写字，她研墨，袁文才耕田，她纺线。夜里，茶油灯下，纺车嗡嗡，她同婆婆赶夜纺线，袁文才也借着灯光给她们读《三国》，讲《水浒》。小小茅屋里，不断飞出朗朗笑声。

秀妹子的线纺得既细又匀，宛若蚕宝吐的丝，每逢赶茅坪圩，出手最快，价格也高。通过一家人的协力劳作，袁文才因上学所欠的债款，眼看就要还清了。

这天，又逢茅坪圩日。

秀妹子把这几日同婆婆熬夜赶纺的线，装在一起，准备去圩上卖。袁文才扛了把锄头，戴上箬笠要去坵里做营生。小夫妻俩，肩并肩走出柴门，乐得白发老母，一边在围腰上擦着手，一边叮嘱：

“秀妹哎，卖完了线就早点回转；才伢子，莫忘了后晌给你秋川老爹写个帖子，人家等着用呐。”

“要得。”两人齐声应道，然后消失在门口的山林小路。

老母惬意地做她的营生，还把袁文才用套绳捉得的一对红嘴鸟宰了，清炖在一只瓦钵里，给儿子、媳妇滋补。

日头偏西了，往常赶圩该回来的秀妹子却没有回转。

袁文才做完营生，哼着山歌回来了。

袁家有个习惯，人不到齐不用饭。秀妹未归，袁文才便打开砚台，研上墨，给秋川老爹写帖子。袁母的一双眼睛盯着小路，手搭眼罩盼着媳妇的身影。

天色暗了，西山巅上的月牙儿亮了。袁文才把帖子写好，顿觉肚子发饿，但一问老母，秀妹子还没归。

“该不会出嘛咯岔子吧？”袁母忧心忡忡，“我的右眼怎咯直跳哩？”

“不会出事吧。”袁文才也觉奇怪。

“这世道不太平啊！”

袁文才着急起来，放下笔，盖上砚，准备去茅坪路上接秀妹，忽然传来了脚步声。

那叫他熟悉的脚步啊！他乐了：

“秀妹——”

果然是秀妹回来了。苍茫的暮色中，她步履蹒跚地走向婆婆和丈夫，往时那股欢盈劲却没了。

“哎，怎咯捱到这黑才转身，生意不顺么？”袁文才上前问。

秀妹没有答话，她双眼痴痴地望着婆婆。

月芽儿照出她散乱的头发，苍白的脸。

“我的天，你怎咯？遇上强人啦？”袁母惊讶地问。

秀妹子仍然闭口不语，泪水在她那双乌黑的圆眼里打转。